

孙觉(1028—1090),字莘老,北宋文学家、经学家,是高邮一位杰出的乡贤。但是莘老的“莘”究竟读sh ě n还是x ĭ n,一直存有争议。

古人对“莘老”二字似乎有所偏爱,许多名人皆乐以莘老为名为字。即以宋代为例,与孙觉差不多同时代的有刘摯(1030—1098),字莘老,历官至宰相。南宋初有杜莘老(1107—1164),字起莘,诗圣杜甫的十三世孙,历官至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为官清正,骨鲠敢言。黄庭坚有一篇文章《书赠余莘老》。这位余莘老,本来叫余天任,字子大,号退斋,历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只因为年方六岁之时,就能够“成诵六经如流,挑试无一不通者”,时人爱其言行举止酷似经学家孙莘老,因而给他取字“莘老”。由此“莘老”又成了一个具有言行学问如孙莘老之人的美称。

有这么多的名人钟爱“莘老”这个名字,那么它有何出处呢?“莘老”本指商朝开国元勋伊尹,《孟子·万章上》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东汉著名学者赵岐注曰:“有莘,国名。伊尹初隐之时,耕于有莘之国。”伊尹原来是一位隐士,后助商汤灭纣,是夏末商初的政治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当初耕耘的“有莘之野”或曰“莘野”就成为隐居之所的代称。宋曾巩《寄致仕欧阳少师》诗云:“耕稼归莘野,畋渔返渭滨。”伊尹从隐士到建立不世功勋的一代名臣,自然成为历代有识之士、志士仁人追崇的偶像。古人强调“字以表德”,取字彰显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如孙觉和刘摯那样志向远大、功成名就者取字“莘老”就不足为怪了。

“莘老”一词源出伊尹,后世那么多名人以其为字,照常理“莘”字读音不应该出现分歧。但是“莘”本有两个读音,一是读x ĭ n,作名词,《辞海》“莘”字条下注释①称:莘,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细辛,可作中药。二是读sh ě n,作形容词,可解释为“长”。《诗经

穷人的上升途径

□ 吴忠

韩国电影《寄生虫》摘金棕榈,捧小金人,打破多项纪录,导演奉俊昊的艺术才华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膜拜。揭示社会矛盾,反映贫富对立的影片不在少数,但《寄生虫》没有停留在富人对穷人碾压,穷人对富人仇视这样的老套路上。在韩国当代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越来越固化的大背景下,穷人“寄生”富人成为一种常态。穷人可以接近富人,可以依赖富人,但穷人要想成为富人则难上加难。这部电影主题多元,其中之一是奉俊昊似乎想通过该片来探讨一下穷人的上升途径,他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让全世界的观众自己去找。电影故事内容这里不再叙述,建议没看过的先去看看。因为奉俊昊特别擅长隐喻、暗讽的手法,一幅画面甚至一句台词都有两重或多重含义,非常考验观众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所以建议多看几遍,只看一遍肯定不行。

靠努力奋斗,靠聪明能干,穷人能不能搏出一条上升的途径呢?电影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穷主父亲基泽,他曾经奋斗过,开过台湾古早味蛋糕店,干过代泊车等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的失败群体,这个群体不是那种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之辈,但也许是韩国新兴科技行业对传统实体行业的冲击,或者是时运不济,总之,人到中年的他们还只能带着一家住在阴暗潮湿的半地下室,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穷主父亲满脸疲惫的表情,随时随地可能崩溃的神经,都反映出他对这个社会的无力感,对韩国当代的绝望。穷主母亲忠淑更是了得,年轻时得过全国链球比赛银牌,这个成绩应该很了不起了,可以想见她年轻时为了自己的梦想吃过多少苦,流过多少汗。然而,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金牌也许能让人飞黄腾达,但银牌就什么都不是,无法改变自己处于底层的命运。论聪明能干,穷主一家四口人,可以说个个都是“人精”,能演善骗,而且都有一定技术:父亲开车转弯时,朴社长杯中的水都不起皱纹;母亲能在朴社长家做女佣,起码说明她各式菜肴、糕点都做得不错;儿子基宇,按同学敏赫的说法,“你不比那些成天喝酒的大学生强百倍?”;女儿基婷电脑制作水平很高,制作假毕业证书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然而,这些都没用,不足以帮他们打开到社会上一层的途径。

至于朴社长及社长太太是如何在社会上层

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莘其尾。”“莘”还可重叠为“莘莘”,如人们熟悉的成语莘莘学子、莘莘征夫。在作地名时有读作sh ě n的,如山东聊城的莘县;也有读作x ĭ n的,如上海市闵行区的莘庄镇。那么,与“莘老”出处相关的古国名“有莘之国”怎么读呢?《辞海》的解释是:莘,古国名,亦称“有辛”“有莘”“有旻”。在今山东曹县西北。“辛”读x ĭ n,“旻”读sh ě n,两个字都不是多音字。“有莘、有旻”作为古国名读作y ǒ ush ě n都没有问题,那么“有辛”的“辛”该怎么读?一个地名能有两个不同的读音吗?显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辛”是“莘”的通假字,在作国名时也应读作y ǒ ush ě n。

按照以上分析,“莘老”应读作sh ě nlǎ o才对,但是读作x ĭ nlǎ o古亦有之。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掌故:宋哲宗绍圣初年(1094),新党代表人物章惇为相,肆意打击迫害元祐党人。更有甚者,他在贬逐元祐党人时,创造了以被贬者姓名来定贬所的恶劣之举。如苏轼字子瞻,因为“瞻”字形类似“儋”,就被贬到海南儋州;黄庭坚字鲁直,因为“直”字形近似“宜”字,而被贬到宜州;刘摯字莘老,因为“莘”与“新”音近,就被贬为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一年不到,就因疾卒于贬所。刘摯小孙觉仅两岁,由此可知,早在孙觉和刘摯健在之年,就有人将“莘老”读作x ĭ nlǎ o。

综上,从考证“莘老”一词的源头来看,应读作sh ě nlǎ o为是;而有人读作x ĭ nlǎ o,沿袭了古人的习惯读法,似也没有必要简单地指责为错。这就如同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恪”是读k还是qu,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曾当面问陈寅恪本人,“恪”字该怎么读,得到的回答是“恪”应读ke音。毕先生又问:为什么有人叫你yìn-qu,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显示出一种智者宽容的境界。

的,影片中没有明示,但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个一闪而过的镜头,一个是朴社长家墙壁上挂着他获得某科技奖的奖状。还有一个是穷主父亲见朴社长的时候,朴社长拿着一个芯片样东西问手下“这个新产品跟手机能不能兼容”,可以推测他应该是一个科技新贵。朴社长原先可能也是个底层的穷人(片中他说以前在地铁中闻过穷人的“味道”可以暗示这一点),应该是他顺应了时代,把握住了上升的机会,得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如果他仅仅是科技新贵,薪酬比普通人高个十几倍,也不至于在岁数不算大的情况下就能拥有这么大的别墅以及好几辆豪华车,雇得起司机、女佣及家庭教师,所以我猜测他能走到上层主要原因应该是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他其实并不爱这个社长太太(影片有两处穷男主问他应该爱太太的吧,他都露出尴尬的表情),但娶富家女是一条通往社会上层的捷径,所以他牢牢抓住了这根绳。片中可以看出社长太太是爱朴社长的,这事自然就好办多了,在富贵诱惑面前,爱情算不了什么——这背后应该有一个“凤凰男”追求富家女的故事。再来说这个社长太太,她没有工作,家务也不会做,成天无所事事,完全贵妇人的作派——多处可以推测她天生生在富人家。即使她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傻白甜”,但这又如何?不妨碍她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这就是所谓“有人一辈子到了罗马,有人出生就在罗马”。至于社长太太的父辈又是如何发家的,电影交代的更隐晦了,电影中两次从社长太太嘴里冒出“毒品”,是不是暗示社长太太父辈发家跟毒品有关?奉俊昊大导演就是大导演,深谙“少即是多”的道理,很多地方只是点一下,背后有很多故事靠观众自己想象。他“狡猾”得很,很多交代“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故意让世人争论,来提高电影的热度。

有网友评论朴社长一家钱多人傻,果真么?事实并非如此,韩国社会富人阶层掌握社会各项资源,把“界线”筑得牢牢的,使得穷人“呆在自己该呆的‘车厢’”(奉俊昊另一部作品《雪国列车》的主题)。朴社长最反感下人“越界”,下人只要不越界, he可以和善可亲,给人“善良”的感觉,但一旦下人“越界”,他便露出凶恶的本来面目。

电影的最后,在穷主儿子基宇幻想中, he靠自己努力,考上了名牌大学,买下了别墅,让他父亲从地下室堂堂正正走上来。有好事者帮他算了一下,即使基宇能考上个不错的大学,拿到韩国当代中上游的薪水,要买下这幢别墅,不吃不喝也要五百四十多年。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寻找汪氏祖传的遗物,从高邮汪连生处终于找到了两件,一为多宝架(可放书或其他器物),一为汪家人考举人时用于取暖的特型的铜炉,此物当时就放在多宝架上。这些遗物可陈列于汪曾祺文学馆,但要出于汪连生自愿。汪先生倒也爽快,“你们如果需要,拿走就是了。”后来布展几乎全是图片,并没有拿走。

除了寻找遗物,不免谈了一些其他有关汪家的人和事。当时他介绍的事,有两件印象很深。一是他有个叫兰生的兄弟,放假回邮,途经六圩渡口,已上了北岸,因杂工要抬高力资,一气之下,扛起沉重的包袱,向汽车奔去。回来后,本已患有肺病的兰生,就早年夭折。一是他说,1947年下半年,汪曾祺、汪曾炜回来过。对此,我有些奇怪,如果那次回邮,那么“离别家乡41年重返故土”,又作何解释?但他说得那么肯定。后来请教巧纹、丽纹、海珊等兄弟姐妹,他们众口一词,汪曾祺没有回来。后来我弄清了,是汪曾炜回来的。我在汪连生家,用“傻瓜相机”拍摄了多宝架。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连生先生言语直率、家风淳朴。

尊敬长辈,历来是汪家的好家风。汪家人

我的父亲名叫汪也塘,号厚基,也就是汪曾祺笔下《徙》中高雪的丈夫,高北溟的女婿。父亲是高先生的得意高足,上学时年年都是级长(现在的班长)。按老话说,父亲命硬,一生娶了三房妻子。第一任因生我姐姐难产而死,第二任妻子高雪,因产后抑郁加肺病而亡,第三任妻子就是我母亲,生了我一个。父亲尤其擅长书法,汪曾祺叔叔(按家谱排序)1981年回邮时见到我在红旗中学任教的哥哥,说:“你父亲在大城市就是一个书法家,太可惜了。”

父亲年轻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穿着西装革履,上衣口袋挂着一只金怀表,冬天一身灰呢长大衣。父亲的弟妹较多,在爷爷汪辅臣的眼中却唯有他是最能干靠得住的人。当时家有400多亩良田和连锁碾米厂,还开有汪德大米店,碾米厂设备和米店的房屋设计都是我父亲一手策划。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上大学,可爷爷唯有这件事坚决不肯。中学毕业后,就把他关在家里,无论怎样哭闹、绝食都不行,后逼他学中医,并从淮阴请了个老中医在家教他。因非他所愿,所以学成后也医术平平。他常常遗憾地和我说:“班上多少成绩远不及我的人都有了大学,有的成了建筑师。”好在我的儿子完成了他的夙愿,成了建筑工程师。全国解放后,他在甘垛卫生院工作。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来回坐帮船,一年回来三四次。

1964年社教工作组给父亲戴上了地主的帽子,父母亲低头站在板凳上,口号声不时地响起,“打倒地主分子汪也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文革后,宣布父亲摘掉地主帽子。父亲当时泪流满面,我

锦溪镇隶属于江苏省昆山市,东临淀山湖,西依澄湖,南与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相接壤,北与苏州市吴中区用直镇和昆山市张浦镇相毗邻,素有“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我们一行踏进锦溪古镇,喧闹的心灵立马沉静了下来。这里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白墙黛瓦的古建筑。水面上架着很多形态各异的桥,有的宛如优雅的江南女子在轻歌曼舞,有的如同天真的小孩绽放纯真笑容,还有的犹如沉静的老人静静看着锦溪的变迁……

锦溪古镇有一条老街,两边是古旧的建筑和桥梁,街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主要景点有若隐若现的陈妃水冢,风铃悦耳的文昌古阁,蛟龙卧波的十眼长桥,以及“三十六座桥,七十二只窑”的、全国首创的古砖瓦博物馆。其中最美的是那建于明代的十眼长桥,桥梁密布而精致,与美丽的古莲池、庄严的文星阁、婉转的回廊,一同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卷。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那饱经风霜的众安桥,它上半身露出水面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拱桥,仔细一瞧,就会发现隐藏在水中的部分正好是另外一个半圆。原来,它竟是一座环形桥。我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精湛的技

一张“全家福”合影中,尊者长辈居中。任氏娘的右边坐着汪连生的夫人印受英。汪曾祺的左边是汪连生。他比汪曾祺小五岁,一头黑发,笑容可掬。汪家人欢聚,其乐融融。

汪曾祺写诗《应小爷命书》:“汪家宗族未凋零,奕奕犹存旧巷名。独羨小爷真淡泊,临河闲读南华经。”汪曾祺夸奖小爷汪连生“真淡泊”,汪连生慈祥忠厚、学养丰富的形象跃然纸上。续修《汪氏家谱》,作为汪氏第八十九代孙的汪曾祺敬撰了序后,特地致函金家渝、汪丽纹,关照此序一定要送小爷审阅。

作为名牌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汪连生在曙光中学教数学,兼作其他事务,兢兢业业,直到退休。

汪曾祺仙逝后,善书法能作诗的传统知识分子汪连生,有《忆曾祺》两首悼之。诗云:“名闻文坛归故里,百花(注:书场)讲学誉满城。几度回乡反响大,不乏后生尚崇文。”“孟城多处留文墨,诗序楹匾皆上乘。遗世佳作传千古,后继秦王(注:指秦观、王磐)又一人。”恰如其分地赞扬了堂侄汪曾祺的文艺成果及其影响。

2015年,汪连生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91个春秋。

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父母相濡以沫,母亲从不抱怨父亲在外界带给她的种种伤害。父亲深爱已故的妻子高雪并珍藏照片终生,母亲特地替他把照片用绸布包起来再绣上花边,生怕照片被磨坏。

父亲生性善良,宽厚待人,对家人也一样。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宽让窄,和为贵,与人相处,吃点亏,不要紧。哥嫂有意见时,他总是批评哥哥,我和我爱人如果闹意见,他一定说我不对。

解放后,哥哥在镇江中学上高三,父亲的意见是要他考医科大学或理工大学,却因德智体全面发展、“三好生”而被大连海军军官学校选中。那时候刚解放,不唯成分论,我家年年都贴上“光荣人家”的牌子。谁知哥哥上了三所大学后,却因成分问题“一杆子到底”,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能到乡村中学教书。姐姐扬大毕业,分到射阳化工厂。文革时我二十几岁,响应国家号召而下放农村,家庭情况又不好,也成了难以出嫁的大姑娘。我们家门口一个青年在水泵厂工作,他看上了我,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对方原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家,后来家道中落,母亲嫌他家穷。父亲语重心长地用平和的口吻对我说:“洛子,这可是你一辈子的终身大事。你要想好,以后的日子会比较艰苦。”我说:“我想到了。”父亲知道他的成分影响了我,有些内疚。他又安慰我:“他家人品还不错。以后有困难就回家说一声。你要他家派人来谈吧。”父亲能为女儿想到的,都想到了,我心里酸酸的。父亲在家一言九鼎,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文革后哥哥收到了军校补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姐姐也是高级工程师,我和爱人努力工作,生活也还不错。父亲享年83岁。我想,他在天之灵也会觉得宽慰吧。

锦溪给人的印象是清幽古朴、宁静雅致,让你放缓行走的脚步,放下焦躁,慢慢品味生活,在长廊里小坐,喝茶聊天,在沿湖的清吧里听听音乐,呷口咖啡,面湖发呆。在锦溪,风,可以给你卸载疲惫,水,能够为你清空劳累。这里没有灯红酒绿,远离车马噪杂。被喧嚣纷扰的心,将悠悠平静下来;让世俗捆绑的人,会渐渐舒缓下来;给琐事紊乱的脑,会慢慢清明起来。古色古香中彰显意蕴,娴静素朴里尽展风姿。

锦溪的水是丰饶的,土是肥沃的,连风里也含着几分醇厚,滋养出来的人也就尤为淳朴厚道。他们的胸怀比五堡湖宽阔豁达,他们的思想比那湖水深邃睿智,因此,你若莅临锦溪,大可不必抱有戒心,更用不着拘谨忸怩。任性地走走,随意地看看,或是买点万三蹄、袜底酥、奥灶面、青黄豆等当地特产,把水乡的滋味带回去犒劳家人;或是折身钻进一家小餐馆,点上几道湖鲜时蔬,重温一下原汁原味的记忆。

我伫立在斑驳的十眼桥上凝望沉思,钦羨那旖旎的湖光水色和本真的人文环境。甚至,一度萌生出这样的奢望——来日到锦溪定居,融入锦溪,成为锦溪的一分子。